

周

禮

疏

六

周禮疏卷第六



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

昌本麋藟菁菹鹿藟芣菹麋藟

釋曰言四豆之實者

豆與藟並設節數與四邊同時亦謂朝事饋食加豆羞豆之實是也言朝事之豆者亦謂朝踐節云其實韭菹醢醢者於豆內壅菹之類菜肉通全物若腍為菹細切為壅又不言菹者皆是壅則昌本之類是也言昌本本根也昌蒲根為壅言麋藟者以麋肉為醢以其并骨為之注醢肉汁則曰藟菁菹鹿藟芣菹麋藟為八豆並后設之注也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為菹三藟亦醢也作醢及藟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莖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甄中百

六十五小九百五十一

周禮六

一

徐

曰則成矣鄭司農云麋藟麋胔醢或曰麋藟醬也有骨為藟無骨為醢菁菹韭菹鄭大夫讀芣為茅芽菹茅初生或曰芣水草杜子春讀芣為卯玄謂菁蔓菁也芣鳧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釋曰言醢肉汁者醢者以肉為之醢汁即是肉汁云昌本昌蒲根者本訓根云切之四寸為菹者但菹四寸無正文蓋以一握為限一握則四寸也即是全物若腍云作醢及藟已下者鄭以當時之法解之案王制云一為乾豆鄭注云謂腊之以為祭祀

豆實也脯非豆實亦謂作醢始得在豆與此先膊乾其肉義合鄭司農云麋藟麋胔醢此義後鄭不從云或曰麋藟醬也有骨為藟無骨為醢後鄭從之又菁菹韭菹者以菁為韭菁於義不可後鄭不從若為非字非則蔓菁於義

為是後鄭不應破之明木作韭不作菲也鄭大夫讀芣為茅芽菹茅初生者茅草非人可食之物不堪為菹或曰芣水草後鄭從之杜子春讀芣為卯於義亦是玄謂菁蔓菁者破司農為韭菁云芣鳧葵也者增成子春等義云凡菹

者破司農為韭菁云芣鳧葵也者增成子春等義云凡菹

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者經云韭配醢醢已下兩饋兩相配者皆是氣味相成之狀不可知故云其狀未聞

食之豆其實葵菹菹羸醢脾析蠃醢蜃蚶醢

豚拍魚醢 釋曰言饋食之豆者亦與饋食之邊同時而薦其實葵菹菹羸醢者此八豆之內脾析蜃豚

拍三者不言 **注** 羸蜃蜃大蛤蚶蚶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蠃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

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鑄 釋曰言羸蜃蜃大蛤蚶蚶子皆爾雅文鄭司農云脾析牛

百葉也者無正文可破故後鄭從之云蠃蛤也者謂小蛤亦於鼈人釋訖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者此

釋經豚拍謂豚脅也云或曰豚拍肩也者謂豚肩也云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鑄者此子春等二人雖復為豚肩解

之仍從前豚脅為 **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 義故云聲如鍛鑄 **周禮六** 二 潘作

醢落菹鴈醢筍菹魚醢 釋曰此加豆之實亦與加邊之實同時設之深蒲醢

醢者深蒲謂蒲入水深以為壘醢醢與朝事之豆同落菹者謂以落箭萌為菹也云筍菹者謂竹萌為菹也 **注**

芹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弱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醢醢肉醬也落水中魚衣故書鴈或為鶉杜子春

云當為鴈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落箭萌筍竹萌 釋曰芹楚葵出爾雅鄭司農云深蒲蒲弱入水深故曰深蒲

者史游急就章云蒲弱蘭席蒲弱只堪為席不可為菹故後鄭不從云或曰深蒲桑耳者既名為蒲何得更為桑耳

故後鄭亦不從云落水中魚衣者此落字既竹下為之非是水物不得為魚衣故後鄭不從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

子者此後鄭以時事而知破先鄭也云落箭萌者一名篠者也筍竹萌者一名蕩者也萌皆謂新生者也見今皆為菹

羞豆之實醢食糝食

釋曰此羞豆之實亦與羞邊之實同時設之醢食

者謂餐與糝注鄭司農云醢食以酒醢為餅糝食菜餼蒸食為二豆
立謂醢餐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糝溲之小

切狼臙膏以與稻米為餐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釋曰司農

云醢食以酒醢為餅者醢粥也以酒醢為餅若今起膠餅

文無所出故後鄭不從云糝食菜餼蒸者若今煮菜謂之

蒸菜也亦文無所出後鄭亦不從立謂醢餐也者案雜問

志云內則餐次糝周禮醢次糝又醢在六飲中不合在豆

且內則有餐無醢周禮有醢無餐明醢餐是一也故破醢

從餐也又引內則曰取稻米舉糝溲之者案彼上注舉猶

皆也糝溲博異語謂取稻米皆糝之云小切狼臙膏者鄭

彼注狼臙膏臙中膏也云以與稻米為餐者彼鄭云若今

膏屨云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者三肉等分云小

切之者謂細切之云與稻米稻米二肉一者謂米二分肉

一分合以為餌煎之也餐糝二者皆有肉內則文故不從

先鄭然則上有糝餌彼餌無肉則入籩此餌米肉俱有名

五珍
月札六
之為糝即入豆案易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鄭注云糝謂之餗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為菜也是

八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案上膳

夫注八珍取肝腎不取糝鄭注易糝又入八珍中者以其

糝若有菜則入八珍不須肝腎若糝無菜則入凡祭祀

羞豆此文所引是也八珍則數肝腎故注不同

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

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

七醢七菹三藟實之
釋曰凡祭至共其內羞一與籩

人同上已釋訖云王舉則共醢

六十甕此已下與籩人異以其王舉不共籩實唯有豆實王

舉謂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則醢人共醢六十甕以醢為王其

實有五齏注齊當為齏五齏昌本脾折蜃豚拍深蒲也七

七菹等醢醢羸麇蜺魚兔鴈醢七菹韭菁茆葵芹溶

筍菹三麇麇鹿麇麇也凡醯醬所和細切為齏全物若腓
為菹少儀曰麇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腓而不切麇為辟雞
兔為宛脾皆腓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由此言
之則齏菹之稱菜肉通 釋曰五齏昌本至深蒲此據豆
內不言菹者皆是齏以次數之有此五而已七醯從醯醯
至鴈醯加豆朝事醯醯有二唯取一則合此七也七菹者
亦從朝事至加豆已上有七三麇者唯朝事之豆有此三
云凡醯醬所和者據此五齏七菹皆須醯醬所和據醯人
所掌五齏七菹是也云細切為齏全物若腓為菹者據上
朝事饋食加豆之內有齏菹不同鄭君欲引少儀為證故
先言此云少儀曰麇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腓而不切者既
言腓而不切則野豕為軒亦菹類云麇為辟雞兔為宛脾
皆腓而切之者此謂報切即皆齏類云切葱若薤實之醯
以柔之者謂殺其氣云由此言之則齏菹之稱菜肉通者
鄭案三豆之內七菹皆菜無肉五齏之內
菜肉相兼若據少儀齏菹之稱菜肉通也

大司十一小五百六十八 周禮六

四

王全

醯五十齏凡事共醯

注致饗餼時 釋曰賓客謂五等諸侯來朝也天子致饗餼與

之醯故鄭云致饗餼時也案掌客上公之禮醯醯百有二
十齏侯伯百齏子男八十齏此共醯五十齏并醯人所共
醯五十齏共為百齏此據侯伯饗餼之禮舉中言之明兼
有上公與子男若然上公百二十齏與王數同者據二王
之後王所尊敬者而言其同姓諸侯唯魯得與二王後同
其餘同姓雖車服如上公從侯伯百齏而已又案掌客上
公已下並是諸侯自相待法天子待諸侯亦與之同又案
聘禮待聘臣亦云醯醯百齏得與諸侯同者彼別為臣禮
禮有損之而益故子男
之卿百齏其數多於君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

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

注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

味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

之醬齊菹賓安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

釋曰云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者此乃是醢人所掌豆實
今在此者鄭云齊菹醬皆須醢成味故與醢人共掌云以
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者醢人連言醬者并豆醬亦
掌言賓客亦如之者下經云賓客之禮據饗餼此云賓客
據饗食致之云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甕者并醢人六
十甕即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甕是也云共后及世子之醬
齊菹者案醢人共其內着不言齊菹此云壘菹以其與醢
人共掌壘菹須醢故就醢人為言云賓客之禮共醢五十
甕者與醢人五十甕摠共為
百甕亦據侯伯舉中言之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

注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

求者所當得 釋曰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者謂四方鹽來鹽有數種處置不同故云受入教所處置也祭祀

共其苦鹽散鹽 釋曰苦當為鹽鹽謂出於鹽池今之

注杜子春讀苦為鹽謂出鹽直用不凍治鄭司農云散鹽

者鹽鹹非苦故破苦為鹽見今海傍出鹽之處謂之鹽云

直用不凍治者對下經鬻鹽是凍治者也鄭司農云散鹽

凍治者下經自有鬻鹽 賓客共其形鹽散鹽 注

是凍治故後鄭不從 王之後膳羞共飴鹽 形

鹽鹽之似虎形 釋曰此形鹽即 王之膳羞共飴鹽 左氏傳鹽虎形是也邊人已釋訖 後及世子亦如之 注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 釋 有焉者即 凡齊事鬻南鹽以待戒令 注齊事和五 石鹽是也 味之事鬻鹽

凍治之 釋曰言齊事者謂若食醫春多酸夏多苦之類是也今凍治監以待戒令則齊和之

冪人掌共巾冪

釋曰巾者則下經王巾皆黼是也冪者則冪八尊之類是也 注 共

可以覆物 釋曰據經巾冪俱有鄭唯言共巾可以覆物不言冪者但冪唯祇覆物其中則兼以拭物故特解巾可

以覆物者也

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

釋曰祭天無灌唯有五齊三酒實於

八尊疏布者大功布為冪覆此八尊故云疏布冪八尊此據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十六尊皆以

疏布冪之也

注 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 釋曰鄭知此經祭祀是天地之神者以其下經畫布冪六尊

是宗廟之祭用六尊即知此疏布冪八尊無灌是天地可知又見禮器云大路素而越席疏布冪彼皆據祭天則疏

布是祭天地可知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尚質之義也

以畫布巾冪

周禮六

六

六彝

釋曰言六彝者雞彝鳥彝犀彝黃彝虎彝蜚彝此六彝皆盛鬱鬯以畫布冪之故云畫布冪六彝此

舉六彝對上經八尊無鬱鬯以言宗廟有鬱鬯其實天地亦有秬鬯之彝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亦用畫布互舉以

明義也

注 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 釋曰言宗廟可以文者以其用畫布對上疏布為質故言宗

廟可以文云畫者畫其雲氣與者二禮通例所言畫者解畫皆以為畫雲氣謂畫為五色之雲俱無正文故言與以

疑凡王巾皆黼

釋曰凡王之覆物之中皆用黼文覆之 之言凡非一四飲三酒之外邊豆俎

簋之屬 注 四飲三酒皆畫黼周尚武其用文德則黻可釋

皆用之 曰言四飲三酒皆畫黼者鄭據酒正之文而言其實酒飲之外巾皆用黼黼者白與黑作斧文取今斧斷割

之義云周尚武者周以武得天下故云尚武故用黼也云其用

文德則黻可者謂若夏以揖讓得天下是文是天下則當用

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背也若然易云湯武革命殷亦以武

得天下則亦用黼耳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

釋曰案守祧職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

聖之鄭注云脩除黜聖互言之此雖不主脩亦是掃除

注

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王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

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 釋曰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者路寢制如明堂以聽政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又引玉藻曰朝辨色始入者謂群臣昧爽至門外辨色始入應門云君日出而視朝者尊者體盤故日出始出路門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者謂路門外朝罷乃退適路寢以聽政云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朝罷君退適路寢之時大夫各鄉治事之處君使人視大夫大夫退還舍君然後適小寢釋去朝服服玄

周禮六

七

端又引春秋者左氏莊公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得其正僖公三十三年公薨于小寢譏其即安云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言此者時有不信周禮故引諸文以證之若然所引者皆諸侯法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 為其井區除其不蠲去其惡臭

所云者是也

釋曰謂於宮中為漏井以受穢又為區豬使四邊流水入焉井區二者皆所以除其不蠲絜又去其惡臭之物

注

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蠲猶絜也詩云吉蠲為饎鄭司農云區路廁也玄謂區豬謂雷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 釋

曰引詩云吉蠲為饎案秋官蜡氏云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注云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圭絜也此云蠲彼注云圭

不同者彼蓋是三家詩故與此不同司農云區路廁後鄭不從者以其區字與規區豬同故不從後鄭以為雷下之

池受畜水乃後流去之

共王之沐浴

注沐浴所以自絜清 釋曰宮人掌絜清之事沐浴用潘浴用

湯亦是自
繫清之事
凡寢中之事
埽除執燭共鑪炭
凡

勞事
注勞事勞
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注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

舍
釋曰為王巡守征伐及會同所舍之處言亦如之者亦如上掌凡勞褻之事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柵柵再重
釋曰言掌

王之會同之舍者王會同者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皆為壇於國外與諸侯相見而命以政禁之事焉王至壇所舍

息也云設柵柵再重者柵柵謂注故書柵為拒鄭司農云行馬再重者謂外內兩重設之柵攘柵也拒受居溜水

陳橐者也杜子春讀為柵柵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釋曰掌舍掌閑衛不掌潔淨之事

又行止之處未即有蟲可陳先鄭輒依故書拒而為溜水陳橐又拒非必是受溜水之物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從

周禮六

子春為行馬也案虎賁氏云舍則守王閑注云閑柵柵此柵柵是周衛之具耳此柵柵所施唯據下文車宮壇宮止

宿而言其帷宮無宮暫止設車宮轅門注謂王行之間未必有此柵柵也

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釋曰鄭云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

轅表門鄭知在險阻之處者下文為壇壇宮是平地有土可掘則為壇宮明此無土可以為壇故知此山間險阻為

此車宮也言仰車以其轅表門者謂仰兩乘車轅相向以表門故名為轅門為壇壇宮棘

門注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壻埒以為宮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為門杜子春云棘門或為柵門釋

曰知王行止宿平地者以下文二者非止宿之事唯有此壇宮及上文車宮為止宿但險阻平地二所不同故知是

止宿平地也云委壝上起壻埒者止宿之間不可築作牆宜掘塹為宮土在坑畔而高則壻埒也鄭司農云棘門

以戟為門知棘是戟者見左氏隱十一年鄭欲伐許授兵于大宮子都與穎考叔爭車子都拔棘以逐之故知棘即戟也杜子春云棘門或為材門者閔二年衛文公居楚丘國家新立齊桓公共門材先令豎立門戶故知棘門亦得為材門即是以

為帷宮設旌門

注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帷為材木為門也

宮則樹旌以表門 釋曰知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者見下

曲禮云君命大夫與士肄鄭云肄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則此亦王與羣臣晝止有所展習云若食息者非直有展習亦有食息之時則張帷為宮樹立旌旗以

表門案司常云會同賓客置旌門注引此掌舍為帷宮設旌門則旌門司常置之掌舍主當之若然則轅門之等皆彼他官置之掌舍直主當取其云

無宮則共之門

注謂

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 釋曰鄭知此是王行有所逢遇者一則據上三者見

禮記卷之六 周禮六 九 潘祐

夜宿晝止訖今復云無宮共人門是非常之事二則云無宮及人門是暫駐之事非久停止此知是有所逢遇若有住遊觀陳列周衛非如上三者

凡舍事則掌之

注王行為宮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也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釋曰云掌王帷在傍施之像土壁也幕則

帷上張之像舍屋也幄帷幕之內設之帟者在幄幕內之承塵綬者條也以此條繫連帷幕幕人掌此五者王出宮則送與掌 注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

次張之 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鄭司農云帟平帳也綬組綬所以

繫帷也玄謂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為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 釋曰言在旁曰帷在上曰幕

則帷在下幕在上共為室今之設幕則無帷在下為異也云或在地展陳於上者案聘禮云管人布幕官陳幣史展幣皆於幕上聘禮又賓入境至館皆展幕是幕在地展陳

於上又云帷幕皆以布為之知者案既夕禮云明衣裳用幕布其帷在幕下明亦用布故知二者皆用布至於覆棺之幕則用繒故禮記檀弓云布幕衛也綃幕魯也明天子亦用繒覆棺不張設故用繒也云四合象宮室曰幄知四合象宮室不上屬墟帷幕為向者見顏延之幕要云四合象宮曰幄故四合向也鄭司農云帟平帳後鄭不從者見下王喪張帟三重之等皆據承塵又幄已帟帳又言帟明帟非帳也先鄭又云綬組綬所以繫帷者此語未足故後鄭增成其義玄謂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者云在幕謂下掌次云師田則張幕設重帟是王在幕設帟之事若幄中有帟者掌次云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次即幄是幄中坐上有承塵也云幄帟皆以繒為之者以其在帷幕之內宜細密又案喪大記有素錦褚褚即幄彼喪用錦明此用繒可知云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者此增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

成先鄭也

周禮六

十

吳

帷幕幄帟綬

注共之者掌次當以張釋曰此一經皆供與掌次使張之此云朝覲會同即

掌次云諸侯朝覲會同是也此云軍旅田役即掌次云師田彼師即此軍旅彼田即此田役是也此云祭祀即掌次云大旅及朝日祀五帝是也此數事皆共帷幕幄帟綬與掌次是以鄭云共之者掌次當以張也

大喪

共帷幕帟綬

注為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樞上釋曰云為賓客飾者

王喪而有賓客者謂若顧命成王喪諸侯來朝而遇國喪故康王之命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并有二王之後皆是賓客故為之飾也云帷以帷堂者謂若喪大記及士喪禮始死帷堂小斂徹之及殯在堂亦帷之也云或與幕張之於庭者案尚書顧命云出綴衣於庭鄭云連綴小斂大斂之衣於庭中爾時在庭應設此帷幕無正文故云或也有解者云為王襲經在庭故有帷幕案喪大記諸侯隔阼階下襲經於序東雖王

禮亦當哭踊在阼階下何因反來庭中襲經乎恐不可也云帟在柩上者即掌次云凡喪王則張帟三重是也

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注唯士無帟王有惠則賜之檀弓曰君於士有

賜帟 釋曰掌次云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則此云三公不云諸侯與孤掌次云諸侯與孤不云三公者三公即

是諸侯再重此不云孤孤與卿大夫同不重幕人不張故略不言鄭云唯士無帟者此經及掌次俱不云士有帟明

無也引檀弓者欲見有賜則有帟非常法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

釋曰言掌王次之法者次者次則舍

也言次謂次止言舍謂舍息言以待張事者王出宮則幕人以帷與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則張之故云以待張事

注法大小丈尺

釋曰言法大小者下文有大次小次是也云丈尺者既言大小當時應有丈尺之數但其未聞

小記別

周禮六

十一

吳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釋曰云王大旅上帝者謂

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張氈案者案謂牀也牀上著氈即謂之氈案設皇邸者邸謂以版為屏風又以鳳皇羽飾之此

謂王坐注

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此所置也注以旅見祀也張氈案以氈為牀於幄中鄭司農

云皇羽覆上帝後版也玄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 釋曰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知者見下經別

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即與司服及宗伯昊天上帝一也即是大司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也云國有故

而祭亦曰旅者案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國有故而祭謂之旅云此以旅見祀者但此下文五帝見

正祀其旅見於大宗伯昊天不云旅故此見此文不言正祀故鄭以因旅見之欲見有故昊天亦旅之故云

以旅見祀云張氈案以氈為牀於幄中者據鄭云於幄中則知不徒設氈案皇邸而已明知并有大次小次之灋與

下祀五帝互見之也司農云皇羽覆上者見經皇是鳳皇之字故知以皇羽覆邸上玄謂後版屏風與者此增成司農義言後版者謂為大方版於坐後畫為斧文言屏風者據漢法況之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云深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者案尚書禹貢羽畎夏翟謂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後世無夏翟故周禮鍾氏染鳥羽象鳳皇色以為之覆於版上明堂位及司几筵皆云黼裳此不朝日祀五在寢廟無裳故不得云黼裳故別名皇邸

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

如之釋曰言朝日者謂春分朝日祀五帝者謂四時迎氣則張大次小次者次謂幄帳也大幄小幄但幄在幕

中既有幄明有帷幕可知設重帟者謂於幄中設承塵云重案者案則牀也牀言重謂牀上設重席不言氈及皇邸亦有可知上氈案不言重席亦有重席可知互見為義云合諸侯亦如之者謂諸侯會同亦張大次已下故云亦如之

大司馬

周禮六

十二

注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

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重帟復帟重案牀重席也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釋曰知朝日春分者祭義云祭日於東故鄭約用春分也云拜日於東門之外

者謂在東郊觀禮文云祀五帝於四郊者案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此謂四時迎氣案月令立春於東郊立夏於南郊季夏六月迎土氣亦於南郊立秋於西郊立冬於北郊謂祭靈威仰之屬云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

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者必兩處設幄者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祭時未到去壇壝之外遠處設大次王且止居故云大幄初往所止居也接祭者與羣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壇宜近置一小幄退俟之處云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

闇引此已下者欲見王與臣接祭之時須有小幄也言孰能支之者謂一日之間雖有強力誰能支持乎云合諸侯

於壇者案司儀合諸侯為壇三成是也云重幣複幣者謂兩重為之云重案牀重席者司几筵莞筵縹席次席三重此言重席亦當有此二重與重幣不同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者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並依文耀鉤所說

師田則張幕設案
釋曰言師田者謂出師征伐及田獵則張幕者為

重案
注不張幄者於是臨誓眾王或迴顧占察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

次小次
注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

釋曰此謂與諸侯張之若四時常朝在國內今言朝覲會同為會同而來故在國外與大宰大朝覲會同一也言則張大次小次者亦如上文大小次丈尺則減耳故鄭云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鄭云初往止居者謂宮外也即宮者應是宮內言宮即司儀所云宮方

周禮六

十三

王棟

師田則張幕設案
三百步壇土為之是也言待事者欲於幄中待事辨否及時節

釋曰文承上諸侯謂諸侯從王師田即張幕設案者也不言重則無重席亦應有單席於牀也

注鄭司農謂諸侯相與師田立謂此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釋曰後鄭不從先鄭者以其天子掌次不合與諸侯國內

張幕故云掌次張之以明非諸侯相與師田也此上下所云次者謂以繒為幄帳案聘禮記所云次或以帷或以席

皆得與此掌次**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釋曰

與上諸侯**注**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孤王之

所設同**注**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不言公公如諸侯禮

從王祭祀合諸侯張大次小次師田亦張幕設案
釋曰言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者謂若上王大旅上帝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及師田等數事王親行則從王往也云若以王命出者若祭祀則容王有故不視羣臣攝之若諸侯使臣時

聘殷王不新行則於國外使羣臣受之是王命出也云
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案尚書成王周官云立大
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又云立少師
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是副三公論道者
也云不言公公如諸侯禮者謂如上諸侯之禮中唯有會
同師田無言祭祀鄭云祭祀者王於會同與祭祀同云亦
如之則諸侯從王祭祀亦與會同同若
然三公從王祭祀亦與從王會同同也

凡喪王則張

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釋曰喪言凡者以其王以

下至孤卿大夫兼有后及三夫人已下故言凡以廣之也
后與王同三重世子三夫人與諸侯再重九嬪二十七世
婦與孤卿大夫同不重一而已八十一御妻與士同無帟
有賜乃得帟也此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掌
次不張帟樞上承塵

釋曰鄭知帟樞上承塵者見上張之文帟皆在幄中為承塵此言喪王則張帟三重明

是張於樞上也

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釋曰祭祀言凡者天地宗

廟外內祭祀皆有羣臣助祭其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
張旅幕旅衆也謂衆人共幕諸祭皆有尸尸尊故別張尸

次

注

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

居更衣帳

釋曰鄭云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者若宗廟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於郊則亦有壇宮

之門門外並有立位言為之張大幕者以其言旅故知大

幕也司農云更衣帳者未祭則常服至祭所乃更去常服

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釋曰天子大射六耦

故言更衣也

釋曰天子大射六耦

在西郊賓射亦六耦在朝燕射三耦在寢此六耦俱
耦三耦據諸侯射者若衆耦則多但無常數耳

注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釋曰耦俱升射者案大射鄉射耦皆兩兩揖讓升自西階鄉兩楹之

間履射物南面而射射訖又兩兩揖讓降自西階去次在洗東者大射文又引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者證次中有弓矢其耦立位在次北西面至射乃命三耦入次取弓矢引之者以天子之次無文雖六耦不同設次則與諸侯同也儀禮鄉射乃是州長射士禮其中兼有鄉大夫詢衆庶之射並無次故堂西此耦也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貳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

府

釋曰言掌九貢九賦之貳者大宰掌其正此官掌其副貳者以其物入大府故也九功之貳者謂九職之

功大宰以九職任之成孰斂其稅則是九功也亦大宰掌其正物入太府故亦掌其副貳也云以受其貨賄之入者九貢謂諸侯九貢自然有金玉曰貨布帛曰賄九賦調畿內之九賦口率出泉九職如三農園圃之類亦

周禮六

十五

椿

有不出貨賄者皆言受其貨賄之入者雖以泉穀爲主民欲得出貨賄者則取之以當邦賦之數故大宰云九賦斂財賄是其不要取泉也頒其貨于受藏之府者言大府雖自有府其物仍分置於衆府受藏之府者鄭云謂若內府是也頒其賄於受用之府注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者鄭云謂若職內是也注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

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釋曰九功

謂九職也者以其九職任萬民謂任之使有職事故大宰云九職大府斂貨賄據成功言之故云九功其本是一故云九功九職也云受藏之府若內府也者以其經云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金玉曰貨物之善者藏之於內府近王掌

之以給王用故也云受用之府若職內也者府不在內經云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賄賤於貨故知入職內以給國家所用云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者鄭欲以藏用互文貨言藏者以其善物賄言用者以其賤物其實皆藏皆用故言

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云良者以給王之用者覆解入內
府意云其餘以給國之用者覆解入職內意云或言受藏
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者言受藏謂內府言受用
謂職內皆藏以給用言藏亦用言用亦藏是互文也雜言
貨賄者言貨兼有賄言賄亦兼有貨亦
是互文但二者善惡不同故別言之耳
凡官府都鄙

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釋曰言凡官府者謂王
朝三百六十官有事須

用官物者云都鄙之吏者謂三等采地吏謂羣臣等有事
須取官物者及執事者謂為官執掌之事須有營造合用
官物者皆來於大
府處受財用焉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

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

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

周禮六

十六

王孫

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

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

賦以待賜予
釋曰言凡頒財者大宰云九賦斂財賄九
式用之此大府頒與九式用之但事相因

故二處別言九賦之物也此所頒之財即大宰斂財賄一
也云以式法授之者謂以舊法式多少授與九式故云以

式法授之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者自此已下並與
九式事同但文有交錯與九賦不次案九賦先邦中之賦

次四郊次邦甸次家稍次邦縣次邦都次關市次山澤次
幣餘此先言關市在邦中上此家稍又在邦甸上所以次

第不同者見
注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即
事起無常
羞服也稍秣即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

也喪紀即喪荒也賜予即好用也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
餘來還也玄謂幣餘占賣國之斤幣
釋曰云待猶給也

者謂大宰斂得九賦之財大府以九賦之財給九式之用
待來則給之故云待猶給非是訓待為給云此九賦之財
給九式者以其此經九事與大宰九式相當此九賦又
大宰九賦一也故云九賦之財給九式也云膳服即羞服
也者此言膳服大宰九式云羞服膳羞是一故云膳服即
羞服也自此已下事與九式是一但文有不同皆就九式
合而解之故云稍秣即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者彼
九式云芻秣此改芻為稍以其稍稍用之故也此云喪紀
即九式喪荒一也此云賜予即九式好用一也鄭司農云
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者案大宰司農注幣餘百工之餘
與此注不同者蓋是司農互舉以相足後鄭不從者聘使
之物禮數有限何得有餘來還又且有餘來還何得有賦
故後鄭不從立謂幣餘占賣國之斤幣者後鄭之意百官
所用官物不盡歸入職幣職幣得之不入本府恐久藏朽
蠹則有人占賣依國服出息謂之斤幣者謂指斤與人故謂之斤幣也
凡邦國之貢以

周禮六

十七

待吊用

釋曰上文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受得三者之財各各用之上文九式已用九賦之財訖故此

云邦國之九貢以待給於吊用下文
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即上九功也

注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吊用給凶禮

之五事 釋曰云給凶禮之五事者案大宗伯云凶禮哀
邦國之事下云有喪禮荒禮吊禮檜禮恤禮五禮皆須以財

貨哀之故云給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注此九職之財充猶

足 釋曰如此萬民之貢是九職者案大宰云九職任萬
民此上文又云九功此貢即是九職之功所稅故知此是

九職之財也案大行人六服諸侯因朝所貢之物與大宰
九貢歲之常貢雖曰時節不同貢物有異要六服之貢與

九貢多同亦入吊用之數又且九貢言入吊用九賦言入
九式有餘財亦入府庫是以上文掌九貢九賦受其貨賄

頒於受藏受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釋曰式禮

用之府也

九式貢謂九貢及萬民之貢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有餘財以供玩好器物之用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

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釋曰經言餘財明知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之餘也經言式貢者式即

上文九賦之財給九式之餘也貢即上文邦國之貢及萬民之貢也言式言貢互文者式謂九賦貢謂九貢及萬民

之貢但賦言式據用而言其實亦有賦凡邦之賦用取貢據貢上為名亦有用故云互文也

具焉注賦用用賦 釋曰上有九貢九賦九功歲終

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釋曰貨賄之入者謂九貢九賦九功入來至大府言出者

大府以貨賄分置於眾府及給九式之用亦是至歲終摠會計之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周禮六

十八

徐四

釋曰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者言外注良善也此物皆府以玉為主王外所有美物亦兼掌之注良善也此物皆

作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釋曰言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作者案上大府云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彼玩

好之中兼有金玉兵器故知式貢餘財也云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即上大府云受藏受用之府是也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佩玉者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

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釋曰佩玉者王之所帶

者謂佩於革帶之上者也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者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比德於玉引此者證王必服玉

之意云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者此亦玉藻文所佩白玉謂衡璜琚瑀玄組綬者用玄組條穿連衡璜等使相承受

引詩傳曰謂是韓詩佩玉上有葱衡者衡璜也謂葱玉為衡梁下有雙璜衝牙者謂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

皆有半臂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末
著衝牙使前後觸璜故言衝牙案毛詩傳衡璜之外別有
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懸衝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
琚瑀之內角斜繫於衡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璜云蠙珠以
納其間者蠙蚌也珠出於蚌故言蠙珠納其間者組繩有
五皆穿珠於其間故云以納其間鄭司農云服王冠飾十
二王者案弁師掌五冕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
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皆十二玉冕則冠也弁師又有皮
弁韋弁冠弁亦皆十二玉故云冠飾十二玉也

王齊則共食玉

釋曰謂王祭祀之前

散齊七日致齋三日是時則共王所食玉屑

注

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釋曰知玉是陽精之純者但玉聲清清則屬陽又案楚語云王孫圉與趙簡子言曰玉足以庇廡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珠足以禦火則寶之服氏云珠水精足以禁火如是則玉是火精可知云食之以禦水氣者致齋時居於

路寢思其笑語思其志意之類恐起動多故須玉以禦水氣也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者其玉屑研之乃可食故云當食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

釋曰大喪

謂王喪共舍玉者舍玉辟形而小以為口實此不言贈玉飯玉者文不備復衣裳者王始死招魂復魄之衣裳不在司服者司服所掌是尋常衣服王府所掌皆王之美物其衣服美者亦王府掌之但所復衣裳用死者上服故玉府供之角枕者所以枕注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復招魂也尸角柶者將以楔齒注衣裳生時服招魂復魄于大廟至四郊角柶角匕也以楔齒士喪禮曰楔齒用角柶楔齒者令可飯含玄謂復於四郊以綏釋曰鄭司農云復招魂

也者人之死者魂氣上歸於天形魄仍在欲招取其魂復於魄內故離騷有招魂篇云招魂復魄于太廟至四郊者王有七廟及寢皆復焉獨言大廟語雖不足義猶可又言至四郊後鄭不從之云角柶角匕也者案既夕禮楔說如

輓上兩末狀如枇杷拔屈中央楔齒玄謂復於四郊以綏者案夏采云以冕服復於大廟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故鄭云復於四郊以綏言此者
掌王之燕衣服在席

牀第凡褻器

釋曰言掌王之燕衣服者謂燕寢中所釋曰言掌王之燕衣服者謂燕寢中所

第者謂燕寢中牀第也凡褻器者亦謂燕寢中臥席牀中以燕字為目衣服已下至褻器皆是燕

褻器清器虎子之屬 釋曰云燕衣服者巾絮者案內則

左佩紛悅紛悅即巾也又婦事舅姑佩有綵纁此絮則纁也云寢衣者論語鄉黨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鄭注云

今之臥被是也又言袍澤之屬者案毛詩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與子同澤是也言之屬者寢衣之內所言不盡故

言之屬以廣之云皆良貨賄所成者見上文云凡良貨賄之藏故知此良貨賄所成鄭司農云在席單席也者案曲

禮云請在何趾鄭注云在卧席又案斯干詩云下莞上簟

周禮六

二

鎮

內則云斂枕篔簹席褥器而藏之司農云單席則卧之簟席云褻器清器虎子之屬者既在燕寢之中私褻之器故

知清器虎子之屬案內豎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彼褻器振飾頽沐之器彼褻器與此注不同彼

從葬於死者不用清器故為頽沐之器 **若合諸侯則**

共珠槃玉敦

釋曰合諸侯者謂時見曰會若司儀所云為壇十有二尋王與諸侯殺牲歃血

而盟則供 **注** 敦槃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

珠槃玉敦 **注** 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故書珠為夷鄭司農云夷槃或

為珠槃玉敦歃血玉器 釋曰言敦槃類者案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鄭玄云制之異同未聞此云槃類者以經云

玉敦與珠槃相將之物故云槃類其制猶自未聞也云珠士以為飾者此槃敦確以木為之將珠玉為飾耳云古者

以槃盛血以敦盛食者案特牲少牢皆敦盛黍稷以槃盛

血雖無文郊血及血以告殺當以槃盛血也云合諸侯者以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者祭祀之時有黍稷故敦中盛黍稷今盟無黍稷敦中宜盛血牛耳宜在槃云尸盟者執之者穿左氏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魍武伯曰然則彘也注云彘武伯名也魯於齊為小國故曰彘也是盟小國執牛耳尸猶主也小國主盟故使執牛耳也知此珠槃玉敦為盟而設者案戎右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挑苟彼注云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及血在敦中以挑苟拂之是以知珠槃玉敦為盟而設若然執牛耳是小國尸盟者也若以歃血則大國在先故哀公十三年吳晉爭先國語曰吳公先歃晉亞之既言爭先是以知大國當在先若諸侯相與盟則大國戎右贊牛耳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

天子小六百三十五

周禮六

二十一

三百九

而藏之

釋曰言凡王之獻金玉者此金玉已下皆是擬王獻遺諸侯故云受而藏之

注謂百工為

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文織畫及繡錦釋曰云謂百工為王所作者謂金玉已下皆是百工為王所作者可以獻遺諸侯也云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者若正法上於下曰賜下於上曰獻若尊勞前人雖上於下亦曰獻是以天子於諸侯云獻案月令后妃獻繡鄭注謂獻於后妃知此王之獻金玉非是獻金玉於王者案下內府職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彼是諸侯獻王入內府藏之不得在此故知金玉是獻遺諸侯者也況諸侯中兼有二王之後二王之後王所尊勅自然稱獻也若王肅之義取家語曰吾聞之君取於臣曰取與於臣曰賜臣取於君曰假與於君謂之獻以此難鄭君鄭君弟子馬昭之等難王肅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況諸侯之中有二王之後何得不云獻也云通行曰饋者言通行者上於下下於

上及平敵相於皆可云饋康子饋葉陽貨饋孔子豚皆是
上於下曰饋膳夫職云王饋用六穀及少牢特牲稱饋食
之禮並是於尊者曰饋朋友之饋騂車馬不拜是平敵相
饋故鄭云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魯也者案
莊公三十一年公羊云齊侯來獻戎捷齊大國也曷為親
來獻戎捷威我也左氏云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
獻于王中國則否穀梁云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注云
泰曰齊桓內救中國外攘夷狄親倚之情不以齊為異國
故不稱使若同一國也然三傳皆不解獻義今鄭引者以
齊大於魯言來獻明尊之則曰獻未必要卑者於尊乃得
言獻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釋曰此謂王於羣臣有恩好
因燕飲而賜之貨賄者也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
以待邦之大用**
釋曰掌受九貢九賦九功者此九貢以
下而言受即是大府所云九貢已下頒
之於受藏之府是也故彼注云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則此
九貢等由大府而來此內府受藏之也云良兵良器者此
是冬官百工所作亦由大府而來良兵謂弓矢及矛戈戟
五兵之良者良器謂車乘及禮樂器之善者云以待邦之
大用者謂諸侯來朝觀所頒賜者也注大用朝觀之班賜釋曰常給九
朝觀所頒賜者也注式及弔用是大府所給也玩好之
用王府所給也此又言以待邦
之大用明是朝觀頒賜可知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
幣獻者謂四方諸

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釋曰云凡四方之
幣獻者謂四方諸
侯來朝觀及遣卿大夫來聘問將幣三享貢獻珍異有此
金玉及齒革之等金者謂若禹貢惟金三品之類王者謂
若禹貢球琳琅玕之類齒謂若象牙之類革謂若犀皮之
類兵器者禹貢無貢兵器之法此周時有之凡良貨賄其
不良者入於職內給國之用注諸侯朝聘所獻國珍釋
此良者入內府以給王之用注諸侯朝聘所獻國珍者

觀禮所云一馬卓上九馬隨之龜金竹箭分爲三尊是也諸侯遣臣聘所獻國珍者謂若聘禮束帛加璧庭實乘皮之等是也此因朝聘而貢先入於掌貨凡適四方使賄入其要於大府乃始通之於內府也

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釋曰言凡適四方使者謂使公卿已下聘問諸

侯若大行人所云問問省規之等共其所受之物謂使者受將行之物則內府奉而與之

注王所以遺諸侯者釋曰即上王之獻金玉兵器凡王及冢宰之

巴下是也彼據藏之此據用之

好賜予則共之注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或有所善亦賜予之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釋曰云冢宰待四方

凡有灋者謂國之所有泉皆來入外府是其邦布之

入也國之用泉者皆外府出與之是邦布之出也故總云邦布之入出此言與下爲目云以共百物者謂共國家器

物之泉也而待邦之用者謂國家非常所用亦出泉與之也凡有法者謂在朝官府依常法用之者亦出泉與之

注布泉也布讀爲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入出謂受之復出之共百物

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也有法百官之公用也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

漢唯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

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

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

地官泉府云泉是布泉一也云布讀為宣布之布者此讀如秋官布憲被布是宣布之布此布亦是宣布故讀從之云其藏曰泉其行曰布者此鄭欲解泉布一物兩名之意地官泉府不言外不言布據其所藏為名此官言外言布取名於其流行而外為稱故鄭即云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無不徧即布之義也云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者或作之謂出物使百工所營作或買之以充國用也云泉始蓋一品者即此經泉布是也云周景王已下並漢書食貨志文案彼周景王時患泉輕將更鑄大泉單穆公曰不可王不聽鑄大泉文曰寶貨漢興為秦泉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至孝文有司言榆莢三銖輕易姦詐請鑄五銖至王莽居攝變漢制更造大泉徑寸二分重一十二銖文曰大泉直五十又造契刀形如刀直五百又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至莽即真罷五銖錢異作泉布多至十品其布有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公布小布是為貨十品也其

大三十小六十

八月禮六

二十四

徐志

泉十品者莽居攝作大泉錯刀契刀即真作小錢公錢幼錢中錢壯錢元鳳年更造貨布與貨錢為十品莽以劉有金刀罷契刀錯刀若然鄭云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者據秦漢至莽已前而言也云唯有五銖又行者從漢孝文作五銖錢至莽世數既多故云又行也云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已下者是從莽至漢末鄭君時見行此三者故云今存於民間也案彼文其貨布直云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圍好徑二分無有奇廣八分半足支長八分等十一字今鄭言之者此並鄭君目所覲見以義增之耳又案彼大泉直五十不云五十言十五者亦誤當從五十為正也且王莽之大泉蓋與景王所鑄大泉亦異也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

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

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

釋曰從王至軍旅所須財用皆外府供其泉也

云幣齋之財用謂王使公卿已下聘問諸侯之行道所用則曰幣齋云賜予之財用者謂王於羣臣有所恩好賜予

之注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齋鄭司農云齋也或為資今禮家定齋作資方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齋

次為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釋曰問幾月之齋者案聘禮記使者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資行用

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是其問幾月之資鄭司農云齋或為資今禮家定齋

作資者齋資義一何得言禮家定作資故後鄭凡邦之不從齋資兩字直是齊次為聲從貝變易耳

小用皆受焉注皆來受釋曰但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既少有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即取餘

府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釋曰言王及后不會以衣

取異於膳羞與所加禽獻故通世子可以會之也

周禮六

二十五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

國都鄙官府之治注逆受而鈎考之一釋曰云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者案大宰云六

典治邦國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但司會是鈎考之官遂以六典逆邦國之治八法逆官府之治八則逆都鄙之

治逆皆謂鈎考知得失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

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

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

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

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言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者九貢即是大宰九貢其所貢之物出於諸侯邦國言之法者謂諸侯於其民什一取之既取得民物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之物皆市取土毛貢於天子則禹貢所云厥篚厥貢是也故云致邦國之財用此即小行人云春令入貢是謂歲之常貢大行人因朝而貢者所貢無常不應使司會致之云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者此九賦即大宰所云九賦斂財賄是也言法者謂口率出錢多少有其定法令田野之財用者九賦之內唯有關市幣餘國中非田野自外四郊邦甸家稍邦縣邦都山澤盡是田野據多言之故言令四野之財用云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者九功即是大宰九職之功所稅言之法者亦是稅法什一為常言令民職之財用者以其九職任萬民使之出稅故云令民職之財用云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者九式所以用九賦使均平有節故云均節邦之財用云掌國之官府者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二曰四郊此不言邦中而言官府者以

官府在邦中故舉官府以表邦中其實官府不出賦也云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者以其民之出賦不必皆使出泉以百物當之亦得故大宰云九賦斂財賄則此百物財用一也但九式用九賦大宰均節而用之此司會主鈎考故亦言之矣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者此書契版圖下文司書掌其正此司會主鈎考故掌其副貳云以逆羣吏之治者群吏謂朝廷官府下及羣都縣鄙羣臣之治皆逆而鈎考之云而聽其會計者謂羣吏以會計文書逆於司會者司會皆注一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二百里稍聽斷之注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書謂簿書契其最凡也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釋曰此九式用九賦故以郊野已下依記之宰九賦次第以釋之彼九賦一曰邦中之賦當此官府此郊當彼四郊之賦據遠郊言之故云去國百里郊外曰野大惣之言故此野當彼三曰邦甸去國二百里又當彼四曰家稍故鄭云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也此經縣當彼五曰邦縣之賦故云縣四百

里此經都即彼六曰邦都之賦故云都五百里云書謂簿
書者漢時以簿書記事至於餘物記事亦謂之簿書故舉
漢法而言也契其最凡也者此之書契即小宰八成取予
以書契之類最凡謂計要之多少以為契要云版戶籍也
者漢之戶籍皆以版書之故以漢法況云圖土地形象田
地廣狹者下司書云土地之圖有其形象即是民之田地
廣狹多少皆在於圖也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

歲會攷歲成

釋曰以參互考日成者司會鉤考之官以司書之等相參交互考一日之成一

日之中計等文書也以月要考月成者月計曰要亦與諸職參互考一月成事文書也以歲會考歲成者歲計曰會以一歲之會計考富歲成事文書注歲之出故書互為巨杜子春讀為參互釋曰言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者案司書職云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又案職內云掌邦之

周禮六

二十七

毛昌

賦入又案職歲云掌邦之賦出云參互鉤考明知有此二官出內事共鉤考之

以周知四國

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釋曰周徧也四國謂四方諸侯之國徧知諸侯

之治者以是鉤考之官須知諸侯得失以此治職文書以詔王及冢宰有功者升進而置之有罪者黜退以廢之所詔告及冢宰者以其冢宰者注周猶徧也言四國者本逆副貳王之治事故并告之注邦國之治亦鉤考以告釋曰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者案上三掌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逆即鉤考也故云亦鉤考以告也

周禮疏卷第六



